

# 法國遠東學院與十九世紀

賴毓芝

這次法國遠東學院與故宮合作策畫的東南亞考察與討論會，是南部分院亞洲藝術策展團隊為了深入了解亞洲藝術與歷史所進行的密集工作坊，然而作為主辦單位之一的法國遠東學院，事實上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亞洲近代史。

## 十九世紀

總是對十九世紀充滿好奇。你有想過一大早出門，為何穿這樣的針織襪子、使用這樣的抽水馬桶、到如何以車這樣的工具代步、住這樣的泥房子、晚上如何因為電燈的出現而有了豐富的夜生活等等問題嗎？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這些生活方式進入亞洲的歷史，不管你喜不喜歡，都有一個不同層次的十九世紀的根源。只要想到這點，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如何不可思議且關鍵的一百年呀。在這期間，蒸氣船的使用使得跨洲際的殖民帝國得以成立，異文化的接觸與啟蒙思想的結合誕生了人種學與之後的人類學新學科，而被迫加入西方所定

義的世界之亞洲諸國，則因為國族危機而有了國畫等文化認同運動。總括的說，對歐洲而言，這是一個承續且實踐十八世紀啟蒙思想與發揚工業革命成果的年代，也是帝國殖民的時代與異文化科學研究的起點，對亞洲而言，這則是西化等同於現代化的時期，也是被迫重新審視傳統的年代。

以十九世紀下半的上海為例，第一盞煤氣路燈出現在一八六六年，而第一個自來水廠設立於一八八三年，而這部分的西方影響，大大不同於十八世紀乾隆所賞玩的西洋鐘錶與郎世寧的透視法，他們代表的可能只是添加在清宮生活中的花絮，但是上海的路燈與自來水所改變的可是上海人的作

MUSEE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 ORIENT  
Facade perspective vue du Fleuve Rouge HANOI



法國遠東學院博物館（河內，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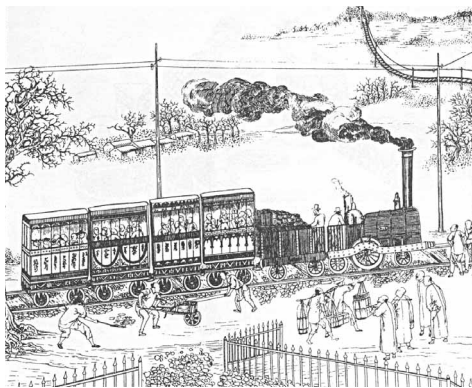
息、健康等日常生活的實質內容。如果我們說與西方的互動在現代亞洲史中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我想沒有人會反對吧。而成立於十九世紀末的法國遠東學院大概是最能總結與見證這股歷史劇變後面所隱含之思潮、實踐與其衝突的例子。近乎一百年後，今年法國遠東學院爲了故宮南部分院的亞洲藝術策展之需，協助故宮規劃了一場爲期十五天、橫跨泰國、柬埔寨與寮國的東南亞調查旅行，再度參與了亞洲人的亞洲建構，當然，這次沒有殖民背景、沒有戰爭、沒有緊張的國族論述，有的只是對話及資源與經驗的共享。更重要的是，其成員在此次參訪中所展現的研究與工作內容，精采地體現了法國遠東學院在過去一百年間的蛻變與調整，而這部分正提供我們一個觀察亞洲與西方互動歷史的活生生案例。而這也與我們策展亞洲分院想追尋的主題之一，究竟「亞洲是什麼？」息息相關。

## 法國遠東學院的誕生

一九八九年法國在越南南西貢成立了常駐印度支那考古團，一九〇〇年元月二十日，考古團將駐址遷往河內，同時正式命名爲「法國遠東學院」。從字面上來看，「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可以翻譯爲「遠東法語學院」，聽起來像一所教授法語的學校，事實上並非如此，它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在當時法屬印度支那地區進行考古發掘、收集寫本、保護歷史遺跡和研究當地的語言。隨後，才逐漸將其研究的範疇擴展到從印度至日本的廣大亞洲地區。爲什麼法國政府要在印度支那設置這樣一



吳哥窟：十二世紀寺廟裡的一尊天女像



清末《點石齋畫報》報導同治間上海到吳淞間火車通車

個研究機構？而這個研究機構爲何又把「語言」放在其機構的名稱之中？要了解這個問題，就不能不了解十九世紀的脈絡，尤其是殖民地的拓展與人類學作爲一個學科的誕生。

十九世紀歐洲的海外貿易、探險與殖民擴張的背景，使得不只是民間而且是學界益發對全球性的知識感到興趣。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在此時漸漸統合爲自然史的學術傳統，而且有了非常顯著的學術史上的貢獻，例如演化論的產生等。在同樣的背景之下，以一種科學的態度研究殖民帝國內

的人民、社會、語言、文化也誕生了人種學及稍後的人類學研究。人類學由於其學科的成立與殖民帝國的背景息息相關，尤其早期人類學者很多同時也是殖民地政府官員，並且從殖民機構獲得很多資源與協助，因此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有學者對人類學的田野及學科方法產生質疑，甚至有「帝國主義之子」或「暴力時代之女」之類的嚴厲指控。然而，近年來的研究，則多同意人類學並非由殖民主義所生，比較持平的說法應該是，人類學生長於殖民主義的脈絡下，而其真正的生父母應該是啟蒙主義思潮與自然史的研究。因為如果沒有啟蒙運動對理性的堅持與科學的興趣，早期與異文化的接觸也並沒有因而產生對異文化深入的探究與描述。

尤其在英國，一些早期的人類學學會的組織事實上與教友派（Quaker）的慈善活動與思想關係密切。例如，一八三七年所成立的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其宗旨就在反對

英國以不公平與不人道的方式對待其殖民地子民，並且提供了第一個公開討論與交換「有關未開化部落之特點、習俗、及需要的最確實資訊」的場域。這可能是第一個具有人類學視野的組織。此時的啟蒙主義思想將人類社會視為一種類似花草或動物等一樣的自然現象，認為其行為可化為約為某些原則，而且是可以透過觀察的方式來歸納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研究原始社會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文明的世界。而英國受到牛頓實證主義的影響，一直有一個非常強的



法國遠東學院 Christophe Pottier於暹粒中心為故宮成員解說遺址出土陶器

實務觀察的傳統，也非常熱中於在其屬地建立各式各樣的學術團體，進行在地資訊的蒐集與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結果就是產生了人稱民族誌之父的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

但是究竟觀察哪些面向最足以了解且說明一個文化或社會呢？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也帶動了人們對非歐洲語系語言的興趣。尤其在德國，基於對自身語言的驕傲，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有很多語言學研究社群的存在，而到了後啟蒙時代，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更提出一個文化的精神是隱含在其語言之中的說法，並得到很多回響。因此，一方面是基於實際田野的需要，語言的掌握本來就是不可獲缺，另一方面，受到上述啟蒙主義對語言的重視，十九世紀所發展出的人類學中，語言研究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就不足為奇。

讓我們再度回到法國遠東學院的成立，法國遠東學院所



法國遠東學院 Pascal Royère 為故宮成員解說其所負責的 Baphuon 基地

屬的法國銘文與文學院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在十九世紀末，本來主要偏重理論的教學與研究，一直到法國在如今稱為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等地區進行實際統治後，受到英國在殖民地建立許多「皇家某某學會」以進行資料收集與研究的啓發，終於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創立法國遠東學院的前身「印度支那考古團」。這個考古團的使命為：一、從事印度支那半島的考古發掘與文獻研究，應用各種方法推進行對印度支那的歷史、文物古蹟與民族

語言的了解；二、對於鄰近地區及其文明的學術研究作出貢獻，諸如印度、中國、馬來西亞。由於上述的任務遠遠超過殖民地官員的負擔，法國政府因而決定在在地官員之外，再延攬一批有相關知識的人員，鼓勵他們掌握當地語言，並於一九〇〇年正式改組「印度支那考古團」為「法國遠東學院」，設立總部於河內，強調以歷史與語言的角度深化對於考古遺址和當代居民狀況的研究。因此，由其對實務面向與語言研究的強調看來，法國遠東學院的成立可說是總結了十九世紀歐陸人類學的發展與殖民背景的產物。然而，時空並非靜止，而法國遠東學院也沒有停止與時俱進。

### 在互動中顯現亞洲

法國遠東學院清邁中心主任路易·嘉博德在其《法國遠東學院學報》沿革簡述》一文中，將《學報》的發展分為三期，分別為一九〇一—一九五〇，一九五一一一九九一，一

九九二—一九九七，三個階段，認為透過《學報》可以看到法國遠東學院最真實的面貌。事實也的確如此，由嘉博德博士的分析，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上半的第一期，基本上是一個西方「發現」亞洲的時期，歐洲學者先後發現印度支那的一些古代遺跡與人種，及過去顯為人知的手抄本與文獻。這是伯希和 (Paul Pelliot)、馬伯樂 (Henri Maspéro)、諾埃爾·佩理 (Noël Périer)、茹爾·布洛克 (Jules Bloch) 的時代，而《學報》此時正如一個窗口般見證這一時期的熱烈的探索與發現活動，其中包括伯希和所發現的敦煌藏經洞、Louise Finot 與 Georges Parmentier 所主持編纂的《印度支那考古總匯》、及 George Coedès 一系列的柬埔寨研究，並發表了東南亞大陸最重要的《銘文匯編》。當然，在這些歐洲學者進行研究之前，「亞洲」並非不存在，但是這些學者的挖掘的確重新發現了某些被遺忘的亞洲歷史。

尤其，誕生於異文化接觸傳統的法國遠東學院，也特別對各文化區域間的關聯感到興趣，因此此時也出現了許多關於文化接觸與傳播路線等方面重要的研究，例如伯希和（八

世紀由中國至印度的兩條路線）（一九二五）、及諾埃爾·佩理的（十六、十七世紀日本與印度支那的關係）（一九二三）等等。在這「發現」亞洲的時期，翻閱此時的《學報》，可以發現類似於旅遊報導或工作匯報性質的「通訊」還是占了相當的篇幅，而這部分一方面反映了十七、十八、一直到十九世紀以來對「他者」描繪的旅遊寫作傳統，另一方面則是殖民地管理運作相關的各種面向與細節，包括博物館、考古發掘、與野外考察紀錄等等。此時，法國遠東學院所扮演的發現者角色，似乎使得西方與亞洲的關係，簡單地掉入研究與被研究、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關係，這雖然可以輕易地被當代學者批評為優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展現，但是有趣的是，

其對印度支那諸國的歷史與文化重建所作出的貢獻，卻是之後印度支那諸國脫離法國殖民統治後，追尋自我國族建構過程中，重要的文化資產與認同來源。

路易·嘉博德文中所定義的第二個階段，一九五一—一九九一，正是經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殖民制度在一九四九—五〇間的廢止，在這個政局極度動盪的時期，可以看到法國遠東學院如何由一個殖民地的機構轉型為區域研究中心。根據法國與獨立後的柬埔寨、寮國、越南所簽訂的協定，法國遠東學院的產業在殖民時代結束後成為法國與此三個國家共同的財產，但是這個協定在一九五四年後廢除，法國遠東學院的總部遷回了巴黎，圖書館則由上述四方瓜分。陷入共產主義的越南使得法國遠東學院在河內的運作極為困難，學院一直勉強持續到一九五七年，而在柬埔寨，則受到西哈努克親王的委託，承擔保護吳哥窟的任務，學院的

活動最後因為柬埔寨內亂而於一九七三年終止，一九九一年後才逐漸恢復。在原來殖民屬地所遭遇的困難，並沒有使得學院停止運作，反而擴大長期駐留的地域，增加了印度與印度尼西亞等駐點，將觸角伸到以往非法屬殖民地的區域。而此時巴黎的一些高等學院也相繼設立了亞洲課程，原來在亞洲的學院研究人員也有一部分進入了教學職位，深化其亞洲研究的影響力，並生產很多新一代的亞洲研究專業學者。

第三階段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七年間，法國遠東學院持續上個階段擴大駐點的方向，新的研究中心與辦事處紛紛在清邁、河內、香港、曼谷、東京、北京等地設立，充分打破原來法國遠東學院與法屬殖民地研究的等同關係，真正的轉型為一個亞洲區域研究機構。但它也並沒有放棄其在印度支那區域研究的優勢，繼續在印度支那半島上進行考古發掘與藝術史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學院的成員背景在學院轉

型的過程中，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其成員由早期的殖民官員、或生活在殖民地的法國人，經過在職訓練而變成亞洲研究專家，到現在，漸漸地轉變為以學院背景出身為主。由此也可以看到法國遠東學院如何從殖民背景的組織蛻變為一個現代的研究機構。「通訊」性質的報導在《學報》中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主題性的專刊與更多英文發表的文章。而學院也網羅了許多非法籍、甚至亞洲籍的研究人員，



法國遠東學院在東埔寨所進行的考古與遺產保護工作地圖 蔡奇材電腦繪圖

打破了飽受批評的歐洲中心主義中自我與他者、西方與亞洲、研究與被研究者的二元界線。法國遠東學院此時應該比較是被視為具有殖民歷史遺產的亞洲研究平台，而它事實上也致力於利用這個遺產及資源與亞洲人所了解的亞洲進行對話，這次與故宮合作的東南亞考察與期間所舉辦的兩方人員的小型討論會正是這樣一個信念的展示。

認為所有現代生活的面向都有一個十九世紀的根源，毋寧是太過簡化與浪漫的想法，但是只要想到現在仍然作為柬埔寨旅遊與文化象徵的微笑高棉巴陽寺 (Bayon) 事實上正是成立於十九世紀思潮下的法國遠東學院於二十世紀初所重建的，你就會覺得這樣的想法也並不過分。有趣的是，法國遠東學院，經歷了殖民時期的「發現」亞洲、到大戰後嘗試與原殖民地共同重塑亞洲、及最後跳脫殖民歷史轉型為一個客觀的亞洲區域研究中心，其歷史與蛻變確實是一個亞洲與西

方互動史的縮影，而這個並非完全愉快的互動史，也的確迫使亞洲各國在二十世紀急切尋求答案回答「究竟亞洲是什麼？」。故宮在此時籌辦分院，以亞洲藝術為主軸，顯然與上兩個世紀有著非常不同的背景，沒有戰爭、沒有殖民與帝國的牽扯，我們有更寬廣的視野來檢視過去，究竟我們的亞洲是什麼？將拭目以待。

#### 參考書目：

1. 路易·嘉博德，〈《法國遠東學院學報》沿革簡述〉，《法國漢學》，第4輯(1999)，頁355-370。
2.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Pacific Affairs*, Vol. 25, No. 3. (Sep., 1952), pp. 292-296.
3. Han F. Vermeulen, "Origin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SA, 1771-1845," in Han F. Vermeulen and Arturo Alvarez Roldán eds, *Fieldwork and footnote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39-59.
4. Fredrik Barth,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Sydel Silverma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